

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

我的大学

黄兵明

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

目 录

《我的大学》	1
--------------	---

《我的大学》

〔苏联〕高尔基 著

就这样决定了，我要去喀山大学读书。我暗下决心，不论如何都要上大学！

我上大学的念头是由一个名叫尼古拉·叶甫里诺夫的中学生激发的。他有着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，生着副漂亮脸蛋儿，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，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，他因为常常见到我读书，就留心我，所以我们很快就相识了。认识没多久，叶甫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“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”。

“您就是为科学研究而生的！”他帅气地甩动着马鬃般的长发对我说。

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，即便是一只小家名义，都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呢。但叶甫里诺夫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，大学里真正要的正是我这种人。当然了，

也必不可少地叙述了哈伊尔·罗蒙诺索夫的故事。他还说，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家，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完成中学的学业，之后，就可“随随便便”去参加场考试（请注意他说的是“随随便便”！）我就可以申请助学金上大学，再上大概五年的时间，我就是“文化人”了。听他讲的多么轻而易举，这也难怪，毕竟他还是个未经世事十九岁的少年，又有着一份菩萨心肠。

学校终考以后，他回了家。又过了两个星期，我随后而至，临行前，外祖母一再叮嘱道：

“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人家发脾气了！老是发脾气，就会变得冷酷无情！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！你难道还没看见他的下场吗？可怜的老头儿，活来活去，到老成了傻子！你一定不要忘记：上帝不会惩罚人，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！你走吧！唉……”

她抹掉皱纹密布的老脸上的几滴泪水，接着说道：

“恐怕我们以后再也见不着了，我老了，你自己为

什么一定要去!你这个疯了心的孩子,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,我将不久于人世了!....."

近几年来,我经常离开这个好心肠的老人,几乎不怎么和她见面,但是一当我想到这个血脉相通.真心爱我的亲人,真的要舍我而去时,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哀.

我一直站在船尾朝外祖母张望,她就在码头紧靠水边处站着,一只手画着十字,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擦拭她的眼,那是双永远对世人充满慈爱的眼睛.

打那之后,我就来到这座有一半鞑鞑人的城市了,寂寞地栖身于一条僻街尽端上岗上的平房间里.房子对面是一片火烧之地,长满了茂密的野草,一大堆倒塌的建筑废墟在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,废墟下有一个大地洞,那些无处安身的野狗经常躲到这里,有时它们也就葬身于此了.这个地方使我永生难忘,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.

叶甫里诺夫的家由妈妈和两个儿子组成,仅靠少

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。我刚刚到他们家那几天，常看见这个面无血色的寡妇，每次从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，就眉头紧锁，发一顿愁，她在思考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：就算把自己排除在外，怎么才能用一块肉做一顿满足三个健硕男孩儿的美餐呢？

她向来就是一个异常沉静的女人，灰色的眼睛中蕴藉着温顺而倔强的精神，她就如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，明明知道生活这辆车她已无法驾驭了，仍旧勉为其难地拼命向前拉！

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，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，我去厨房帮她洗菜时，她小心翼翼轻声问我：

"您来这里干什么？"

"读书上大学。"

只见她眉毛一挑，额头一蹙，原来不经意中，一个手指不小心被刀切到了，她一边吮着手指，一边跌到椅子上，随即又蹦起来，叫道：

"哎呀！真是见鬼了……"

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赞许地说道：

"您削土豆倒是挺有水平的！"

这算得了什么！雕虫小技！我顺嘴儿告诉了她我在轮船上的那段帮厨的历史。她继续问我：

"那您凭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？"

我把她的话当真了，由于当时我还不懂幽默与嘲讽的区别。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行动计划，并强调指出，这样一来，上大学就不是问题了。

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然后叫嚷着：

"唉！尼古拉！这个尼古拉……"

这时恰好尼古拉跑进厨房洗漱，他睡得晕晕乎乎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但看上去还和平常一样兴高采烈。

"我说妈妈！如果能吃顿肉馅饺子多好啊！"

"那好吧。"她答道。

这正是我显示烹饪技艺的好机会，我赶紧接过话来说，要包饺子这点儿瘦肉可太少了。

这下子我可彻底闯了祸了，娃尔娃拉。伊凡诺夫

娜发怒了，她数落得我面红耳赤，又把手中的胡萝卜，扔到了桌子上，转身离去了。尼古拉向我递着眼色说：

"生气啦！....."

他坐在凳子上接着对我说道：其实女人比男人爱生气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关于这一论断有关人士包括瑞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·穆勒都曾经做过探讨。

尼古拉特愿意教育我，凡遇适当时机，便对我谆谆教诲。我呢，每次都是如饥似渴听训诫，后来，听来听去，我竟然把弗克·拉劳士弗构和拉劳士查克里混为一谈了，还有我怎么也分不清是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头，还是杜莫利砍了拉法杰的头。尼古拉一门心思要挑明主要原因：他太浮华，轻佻。自私的都市青年作风。他甚至对妈妈的含辛茹苦熟视无睹，他弟弟是个抑郁呆板的中学生，对母亲的艰辛更不会有什么体会。

倒是我很快就发觉了这位可怜的妈妈的厨房哲学，她的厨房技艺着实令人叹服，她是数着米粒做

饭的，每天只用一点点东西变戏法般的做出丰富的菜肴，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，还有我这个相貌平平、不懂礼貌的小流浪儿。她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，在我心中都像岩石般沉重。我决定出去找份活儿干，我要自个儿养活自个儿。

为不在他家吃饭，我早早地起来，便迅速地逃了出去，要是不幸地碰上刮风下雨，就到那个大地洞里避一避，听着洞外的倾盆大雨和狂风怒吼，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味儿，我顿悟：上大学……美梦而已，如果我当初去的是波斯，一定比这儿强。我开始充分发挥我的想像力，幻想自己变为了一个白胡子法师，可以让一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，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，我在为全部受苦受难的人民寻求出路，我想拯救他们。

我当时正处于爱幻想的年龄，总幻想一些伟大的冒险事业，因为苦难的生活需要幻想来调剂。苦难的日子多么漫长！我的幻想已成癖了。苦难的日子里我

变得更加坚强了，我并不奢望他人的救济，也不渴望好运降临，生存环境越艰苦，就越能磨练人的意志，增加人的智慧，这个道理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了。

为了填饱肚皮，我常常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做工，在那儿挣到十五至二十个戈比容易些。因此，我就加入到那些搬运工、流浪汉和无赖的队列中了，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块生铁投进了燃烧的炉火里，每天都有深刻的烙印打在我的心上。

那些举止粗野、坦率鲁莽的人群，在我眼前走马灯般地转来转去，我因为有过去的一些经历，相当容易和他们步调一致，再加上我读过的波莱特·哈特的作品以及其他通俗小说，理会加深了我对他们敢爱敢恨天不怕地不怕的潇洒人生态度的欣赏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融入到这个热情的群体中，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我认识了一个专靠偷盗为生的叫做贝什金的人，他上过师范院校，受过极其良好的教育，现在已是饱经风霜并且肺病缠身，他很机警地劝说我：

"你干吗跟女孩儿似的那么羞涩?是怕别人骂你不老实?老实!对女孩儿的确是资本,但对你. 则好像轱子.公牛老实,那它只配吃干草!"

贝什金貌不惊人,一头棕发,脸刮得光光亮亮,让人觉得是准备上台演戏了,短小的身材像猫般轻盈灵活.他待我极好,总是以老师和保护人的身份自居,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为我指点迷津.他书读得很多,人又聪明,他最爱看的一本书是《蒙特·克利斯托伯爵》.

"这部书主题鲜明,感情丰富."他说道.

他有一个好"女人".一说到女人他就眉飞色舞,手舞足蹈,情绪激昂,从他那被打得残疾的躯体里发出一种使人作呕的痉挛.即便如此,我依然全神贯注听他讲话,凭直觉我知道他的语言很美.

"呵,女人!"他满怀激情地说道,这里他的脸颊上顿生出了红晕,两只黑眼睛闪动着光芒,"只要是为女人,我什么事情都愿干,什么事情都能干.女人就像魔

鬼一样亲切，她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孽！和女人恋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！”

他擅长编故事，不费吹灰之力就鼓捣出一些妓女们红颜薄命、凄美哀怨的小曲。他所编的小曲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。下面这首曾流行一时的小曲就是他的杰作：

依生贫寒之家
脸蛋儿不够漂亮
身上没有件好衣裳
就是为这个，姑娘呀！
没人和你将亲成……

我还认识一个叫特鲁索夫的人，他行踪诡秘，但对我却很好。他比较注重着装，仪表不凡，打扮得很阔绰，有一双音乐家般纤细修长的手。他在海军村开着一间钟表店，事实上他借着这个招牌来买卖偷来的赃货。他对我说道：

“彼什柯夫，你可不能学做扒手！”他极正经地摸

了一下他的花白胡子，然后眯起那双狡黠、傲视世俗的双眼，"让我说，你能另谋出路，因为你是个品行高洁的人。"

"何谓品行高洁呢？"

"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有好奇心，但却没有丝毫的嫉妒心，你明白吗？....."

这样说我，我实在是受之有愧，因为我对许多人和事都产生过嫉妒心，举个例子说吧：贝什金说话的艺术和语言的优美，就曾引发我的嫉妒。我还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时是这样开的头：

"在一个漆黑的夜色中，我如一只躲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，呆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荒僻小城的客店里。

"这时正值十月，外面阴雨连绵，秋风怒号，如同为爱受委屈的鞑靼人拉长了声哀号似的呜呜个没完。

".....这时候，她！来了，那么轻盈、靓丽，如初升的朝霞。她的眼神里充满了装出的天真纯洁，她用

极其真切的语气说：'我亲爱的，我没有辜负你吧！，虽然我知道她在撒谎，但是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她！理智令我清醒，爱情却让我迷惑！'

他讲故事时，身体富于节奏地抖动，眼睛眯着，间或轻拍一下自己的胸脯，一副极投入的样子。

他的声音并不美妙，还略带沙哑，但是语言却十分动人，就像夜莺在歌唱。

我还嫉妒过特鲁索夫，他最擅长讲关于西伯利亚、西哈拉等地的故事，他讲故事的技巧十分娴熟，绝对栩栩如生，有身临其境之感。他敢对大主教肆意嘲讽，有一回他居然还偷偷讲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：

"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魔王！"

我觉得特鲁索夫这个人非常像小说中的"小人物"摇身变成的胸怀坦荡之人。

每当炎热的夜晚，大家就渡到喀山河对岸去，坐在小树林间，一面吃吃喝喝，一面倾诉心事。主题多是困苦的生活，奇闻怪事，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是女人。十

分奇怪,每当他们谈论到女人,就充满了愤恨和忧伤,像闯入一个满是蛇蝎的黑暗角落.

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,我们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,这里由于临近伏尔加河,空气是湿润的,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,更有富裕的乌斯龙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,在漆黑的河岸上变成一串串火球.火网.轮船蹊轮拍击着河水,发出隆隆的轰响.水手们在船上"狼嚎鬼叫",一些人用锤子敲着船板拉长声唱着凄厉的歌,他们在用歌声排解心中的忧伤,这歌声在无形中平添了一份苍凉,使人觉得悲伤.

最令人忧伤的还是听他们诉说心事,如何应对艰辛的生活,他们各谈各的,谁也顾不上听别人的,他们或坐或躺,抽着烟,间或喝点伏特加或啤酒什么的,酒总能引发出很多难忘的往事.

"嗯,我曾遇见过这样一件事,"夜色中伏在地上的一个人突然说道.

故事结束之后,大家就总是说:

"司空见惯,.....见过了....."

"知道""见过""见得不愿见了"这些话听上去让人极为丧气,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,由于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,以后再没什么事是新鲜的了,能引起人的兴趣了。

我的这个想法令我和贝什金和特鲁索夫有些疏远。当然,我还是喜欢他俩儿的。依我当时的生活历程看,我走他们的生活之路,步他们的后尘是顺理成章的。特别是我的追求和上大学的理想遇到挫折的时候,令我与他们更加接近了。有时我因为挨饿、苦闷,也曾想去干点触犯"神圣"私有制的勾当。但我当时的崇高理想不容许我悖离光明大道,这与我读了很多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我除了读哈特的书外,还看了不少好书,书中所描写的某种不太清晰,但很美好的前程告诉我,我应追求比现在更有价值的东西。

这段时间我又结识了一些新人，他们给了我崭新的印像。叶甫里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，经常招引来一群中学生做一种近似戈罗德基的游戏，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·普列特涅夫的青年深深地迷住了。

他相貌平平，皮肤略黑，黑头发，有点儿像日本人，长了一脸的雀斑，匀匀实实真像火药末涂进皮肤里了。他总是喜气洋洋，玩儿起来机智，讲话幽默俏皮。普列特涅夫和很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，并不想发展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躺在生来的天才里坐享其成。他有艺术天赋，听力十分敏锐，善于鉴赏音乐，他自己会弹竖琴。俄罗斯三弦琴，拉手风琴，可惜他仅仅满足于此，不再深究了。很穷，一身挂补钉的衣服配上漏洞皮靴，这身装束真是和他豪放不羁、动作敏捷的气度极相称。

他看上去如同久病初愈的人，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，他对一切都感兴趣，世界对他来说总是那么新鲜、惬意，他当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似的跳来跳去。